

斯大林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1

斯 大 林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0410

斯大林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28,000

印數：25,001—45,000

一九五〇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三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

——考茨基

我們的「孟什維克」真是太討厭了！我說的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他們一聽說黨內有分歧意見，就喋喋不休地說：「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隨時隨地都要談論意見分歧，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反正總是要罵『布爾什維克』！」於是他們就拚命地罵，好像發了瘋一樣。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間，總而言之，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數派」，這不是自己人，這是靠不住的人！單在「通常的」活動場所叫罵，他們還嫌不夠，還把「案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從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討厭。

「多數派」究竟有什麼過錯呢？我們的「少數派」為什麼要這樣「生氣」呢？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吧。

「多數派」和「少數派」是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上開始產生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分散的力量本來應該團結成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黨。我們這些黨的工作者對這次代表大會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們當時歡呼：我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我們就要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了，我們就有可能按照統一的計劃活動了！……固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活動過，但我們過去的活動是分散的無組織的。固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曾企圖統一起來，正是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召開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八九八年），甚至似乎是「統一起來了」，可是這種統一只在口頭上存在：黨仍然分散爲一些單個的集團，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統一的。所以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必須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來，並把它們團結成一個整體。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黨。

但事實證明，我們當時的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是過早了。這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能够使我們團結成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黨，它只是爲這樣一個黨奠定了基礎。然而代表大會却向我們清楚地表明：黨內存在着兩條路綫，一條是「火星報」（指舊「火星報」）的路綫，

一條是『火星報』反對者的路線。因此代表大會就分成兩部分，即『多數派』和『少數派』。前者擁護『火星報』路線，並團結在『火星報』周圍；後者則反對『火星報』而採取相反的立場。

這樣，『火星報』就成了黨內『多數派』的旗幟，而『火星報』的立場就成了『多數派』的立場。

『火星報』走的是什麼道路呢？它所維護的是什麼呢？

要了解這一點，就必須知道它是在什麼條件下登上歷史舞台的。

『火星報』創刊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這是俄國工業開始發生危機的時候。伴隨有一系列同業罷工（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間）的工業繁榮，漸漸為危機代替了。危機一天天尖銳起來，而且成了同業罷工的障礙。雖然如此，工人運動還是為自己開闢道路，並向前發展：許多細流匯成一條洪流，運動日益帶有階級色彩，漸漸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工人運動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了……不過當時還看不見先進部隊，還看不見能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而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民主黨。

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被稱為「經濟派」）究竟幹了些什麼呢？他們竭力讚揚自發運動，漫不經心地重複說：工人運動並不怎樣需要社會主義意識，沒有這種意識它也能很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問題的實質在於運動本身。運動就是一切，而意識却是微不足道的。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就是他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既然如此，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呢？他們斷定說：它應該是自發運動的馴服的工具。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並不是我們的事情，領導這個運動也不是我們的事情，——這只是徒勞無益的強制；我們的義務只是傾聽這個運動的聲息並準確地記錄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做自發運動的尾巴^①。一句話，社會民主黨被描繪成運動中的累贅。

① 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其中包括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戰士，不論他是工人或是知識分子。

② 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已燃起了「批評」的熱情（見創刊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一文），不過我應該指出，它對「經濟派」和「工人事業派」（他們彼此的區別不大）估計得不正確。問題並不在於他們「蔑視政治問題」，而在於他們做運動的尾巴和只是重複運動所提示給他們的東西。過去有一個時期僅僅舉行罷工。那時他們宣傳的是經濟鬥爭。到了遊行示威的時期（一九〇一年），發生

誰不承認社會民主主義，誰也就不應該承認社會民主黨。正因為如此，「經濟派」才這樣固執已見，再三斷言無產階級政黨在俄國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說：讓自由派去從事政治鬥爭吧，這種事情是比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幹些什麼呢？我們應該照舊以單個的小組形式存在，各小組在自己的圈子裏單獨活動。

需要的不是黨而是小組！——他們說。

這樣，一方面，工人運動發展起來了，它需要一個先進的領導的隊伍；另一方面，以「經濟派」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不但不去領導運動，反而否認自己的作用，做了運動的尾巴。

當時必須大聲疾呼地說明一個思想：沒有社會主義的自發工人運動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誰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並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會

了流血事件，產生了失望情緒，於是工人就採用恐怖手段，以為這能拯救他們，使他們不受暴君的統治。這時「經濟派」——工人事業派也加入總的合唱隊並且神氣十足地宣稱：現在應該採取恐怖手段，襲擊監獄，釋放獄中同志等等了（見「工人事業」雜誌（四）「歷史性的轉變」一文）。可見這決不能說他們是「蔑視政治問題」的。該文作者是借用馬爾丁諾夫的話來進行「批評」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歷史事實，那就比較有益了。

主義意識對於工人運動是有極大意義的。

同時還必須說明，這種意識的體現者社會民主黨應該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應該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而不要冷眼旁觀，做自發工人運動的尾巴。

同時還必須說明一個思想：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直接責任是把無產階級各個先進隊伍集合起來，把它們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從而永遠結束黨內的分散狀態。

『火星報』着手規定的正是這些任務。

請看它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見『火星報』創刊號）中是怎樣說的：『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這就是說，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或站在工人運動外面的社會主義，都是社會民主黨應該反對的一種不良現象。可是，因為『經濟派——工人事業派』崇拜自發運動，因為他們輕視社會主義的意義，所以『火星報』指出：『工人運動脫離了社會民主黨就會瑣碎化，並且必然會墮入資產階級的泥潭。』因此，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給這個運動指出它的最終目的，指出它的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

俄國社會民主黨負有什麼責任呢？『火星報』繼續寫道：『由此自然要產生出俄國社

會民主黨所應該實現的任務：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灌輸到無產階級羣衆中去，組織一個和自發工人運動有緊密聯系的革命的黨。」這就是說，它應該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它的首要任務就是把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

『火星報』編輯部^①就是這樣論證它的綱領的。

『火星報』是否實現了這個出色的綱領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樣努力實現這些極重要的思想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向我們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代表大會以三十五票的多數承認『火星報』為全黨的中央機關報。

既然如此，那末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要『謾罵』舊『火星報』，難道不是很可笑嗎？

請看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對『火星報』所發的議論吧：

『它（『火星報』）應當分析『經濟主義』的思想，撥斥謬誤的觀點，採取正確的觀

① 當時『火星報』編輯部由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斯塔羅維爾和列寧六人組成。

點，並把「經濟主義」納入新的軌道……可是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反對「經濟主義」的

鬥爭引起了另一個極端，即輕視經濟鬥爭，對它採取鄙棄的態度，只承認政治鬥爭有首要的意義。不經濟的（應該說：『沒有經濟的』）政治，——這就是新的方向。」（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評家』，這一切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哪個國家發生的呢？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做了些什麼？他們既然在編輯部中佔多數，為什麼不把『火星報』引上『正』路呢？最可敬的『批評家』，在這以前你自己究竟幹什麼去了？你為什麼沒有警告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要是警告了的話，那它就不會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了。

但是，我們且把『批評家』撇開吧。

事情是這樣的：『火星報』正確地看出了『迫切的問題』，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條道路，並且努力地執行了自己的綱領。

列寧在他卓越的著作『做什麼？』一書中更明確、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報』的立場。

我們就來談談這本書吧。

『經濟派』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但誰不知道自發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①，而工聯主義是不願看見資本主義範圍以外的任何東西的。誰不知道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在資本主義圈子裏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圍徘徊，即使有一天能達到社會革命，但誰知道要在什麼時候並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達到。工人們在最近時期還是經過一個長時期，是經過容易的道路還是經過困難的道路才能踏上『樂土』，這些問題對於他們難道都是無所謂的吗？顯然，誰讚揚自發運動並崇拜自發運動，誰就不由自主地在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間挖掘鴻溝，誰就輕視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意思，誰就把這個思想體系逐出實際生活之外，並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因為他不了解『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②，不了解『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和對『覺悟成分』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都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八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齋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頁）

② 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第九十四頁，中央委員會出版。

是——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②。

我們來比較詳細地說明一下。在我們這個時代只能存在着兩種思想體系：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於前者（即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較後者要老得多，傳播的範圍要廣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無論在自己人中間或外人中間，到處都可以碰到資產階級的觀點，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則剛剛開始走了幾步，剛剛給自己開闢道路。不用說，如果就思想的傳播來講，那末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即工聯主義的意識，比剛剛走了幾步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對於自發工人運動的影響也要廣泛得多。這一點之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為自發運動——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本來『就有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③。而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就是排斥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因為這兩種思想體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會問我們：怎麼？難道工人階級不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嗎？是的，它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不然的話，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就會是毫無結果的了。然而同樣正確的是：

②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六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頁）
③ 同上，第二十八頁。（同上，第二一一頁）

反對和阻礙這個傾向的，有另一個傾向，就是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

我剛才說過，我國社會生活中浸透了資產階級思想，所以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這時也並沒有打瞌睡，他們照自己的辦法裝扮成社會主義者，竭力想使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也像「經濟派」一樣地毫不在意，做自發運動的尾巴（社會民主黨採取這種態度時，工人運動就是自發的），那末不言而喻，自發的工人運動就將沿着這條老路走去並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當然要到長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斷絕聯系而奔赴社會革命的時候為止。

這就叫做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

請看列寧是怎樣說的：

「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以各種形式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却自發地而又最厲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①正因爲如此，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九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二頁）

所以自發的工人運動，當它還帶着自發性的時候，當它還沒有和社會主義意識結合起來的時候，就要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並且有受這種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①。如果不是這樣，那末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就是多餘的了，那末「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也是多餘的了。

社會民主黨一定要反對這種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而促進另一種傾向即社會主義的傾向。當然，將來總有一天，經過長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後，自發運動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也會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走到社會革命的門前，因為「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②。但在那時以前怎麼辦呢？在那時以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像「經濟派」那樣袖手旁觀並且讓位給司徒盧威和祖巴托夫一夥人嗎？擯棄社會民主主義而促成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思想體系的統治嗎？忘掉馬克思主義而不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嗎？

不！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③，它的責任是始終走在無產階級前頭，它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八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頁）
② 同上，第二十九頁。（同上，第二一二頁）

的責任是「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②。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自發的工人運動中去，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而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

有些人說，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已經創造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且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也會創造出這種思想體系的；因此，他們說，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完全是多餘的。但這是極大的錯誤。要創造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必須領導科學，就必須用科學知識武裝起來，並善於深刻地研究歷史發展的法則。而工人階級，當它還是工人階級時，是不能領導科學、推進科學並科學地研究歷史法則的，因為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來做這件事情。考茨基說：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有在深湛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着重號是考茨基加的）。現代的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從這一階

② 馬克思：「宣言」第十五頁（七）。

③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八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頁）

層的個別分子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他們把這個學說傳給了才智出衆的無產者……」^①

因此，列寧說：凡是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和對它袖手旁觀的人，凡是經常輕視社會民主黨的意義而讓位於司徒盧威——祖巴托夫一夥的人，都以爲這個運動本身就能創造出科學社會主義來。『但這是極大的錯誤』^②。有些人以爲在九十年代舉行罷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經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但這也是錯誤的。他們並沒有這種意識，『而且也不可能。這種意識（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中學識豐富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七頁，那裏引用了考茨基發表於『新時代』雜誌（見該雜誌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三期第七十九頁）的一篇有名論文中的這段話。（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頁）

② 同上，第二十六頁。（同上，第二〇九頁）